

我最喜欢的四味药

——三棱与莪术

□ 干祖望* (江苏省中医院 江苏 南京 210029)

中药在配伍应用中,最有意义、实用的两味药合用,使其作用提高者,术语称为“药对”。如乳香没药、川甲角针、防风荆芥、附子干姜、常山草果、旋复代赭等等,而三棱与莪术则更可位居榜首。

这两药都是峻猛的将军药,作用相同,加之同入肝脾两经,所以在配对方面,属于明显地增强其原有疗效的“相须配对”型。

两者作用有:行气破血,消积攻坚,散内损恶血,疏通结痰,削坚癥老癖……等。而且对久病顽症的积聚,更具有推墙倒壁之力而愈显其神威。

更有一例不见于中医文献、用三棱莪术治愈的不典型脓疱疮重症病案,恐为专业的内外科中医教师们闻所未闻、见所未见的。明代福建省左布政使徐应秋(1573-1619)《玉芝堂谈荟》谓:“有遍体生泡,

如甘棠梨(注:大的脓疱),破之水中,中有石片如指甲大,去之复生。以荆三棱、蓬莪术为酒服之,有灼艾(感),痂落后,疮内忽片如蝶,飞去”。

再谈慢性增生性喉炎,此病程漫长。发音低沉失色,甚至言而无声,喉部有紧张或压迫感或异物感等不适。局部检查可见:声带肥厚肿胀,甚至呈圆柱状,边缘不齐,如有息肉样鼓起,致闭合不密,出现裂隙。至增生到鼓起坟然不平,超越严重可以覆盖声带上,占有1/3、1/2、2/3甚至全部盖没。使整个声门变形走位到一片狼藉。充血或有或无,少数也有粘膜反而苍白无华,这种病现在全球都没有理想的处理办法。有效药物固然还没有,而手术仅仅能摘除息肉,不敢涉及组织,否则瘢痕形成,更不堪设想。中医方面即使翻

遍上下古今所有文献,也找不到一个字的相关记述。笔者通过30多年的筛选,只有三棱莪术可寄厚望,而且疗效稳定,更无流弊。

取用三棱莪术,非徒大量取用(每天各10克),更可久服(但通常最多不会超过50剂。因都是“治愈”或“明显好转”而停药或更换方药)。遇到明显虚弱者,根据清代名医黄宫绣(1705-1758年)《本草求真·莪术》“若虚人服之,最属可危。须得参术补助”之训而佐以滋补。

至于笔者对这两药喜欢到怎样程度,则可阅人民卫生出版社1999年出版《干祖望耳鼻喉科医案精粹》,其中“慢性喉炎”(184-221页)26例医案中有8例、“慢性增生性喉炎”(221-237页)10例医案中有3例都重用此两药,而且都有极佳疗效。36例慢性喉炎中有11例取用这两药,近乎1/3,其欢喜程度这里就不必再提了。而其疗效满意,更反映出并不白白地空喜欢一场。

* 作者简介 干祖望,男,教授、主任医师。中华全国中医耳鼻喉科学会名誉主任,我国中医耳鼻喉科的奠基人、创始人之一。编撰了我国第一部中医耳鼻喉科专著《中医耳鼻喉科学》。本刊学术顾问。